

前文留白  
500

【精选译评版】

# 小窗幽记

陈继儒

著

周如风  
译评

解得小窗幽然意  
阅尽人间古今情

# 小窗幽记

(精选译评版)

陈继儒 著

周如风 译评

中国画报出版社·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窗幽记：精选译评版 / (明) 陈继儒著；周如风  
译评. — 北京：中国画报出版社，2016.7

ISBN 978-7-5146-1344-5

I. ①小… II. ①陈… ②周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中  
国—明代②《小窗幽记》—译文③《小窗幽记》—注释  
IV. ①B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166691号

---

小窗幽记：精选译评版

陈继儒 著 周如风 译评

---

出版人：于九涛

责任编辑：张文杰

编辑助理：代莹莹

责任印制：焦 洋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（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：100048）

开 本：32开 ( 880mm × 1230mm 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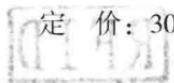
印 张：10.5

字 数：195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：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
定 价：30.00元

 总编室兼传真：010-88417359 版权部：010-88417359

发 行 部：010-68469781 010-68414683 (传真)

# 序

## 幽记亦热闹

我之前从未读过《小窗幽记》。曾几何时，见身边几乎人手一本，我认为不必追赶潮流。想“小窗”一类的文字，情致不到，读了也无意趣。如今，忽然要为了谋取营生而读，本着读书人、写书人的良心，少不得用心品鉴，以免误导读者。

在略略翻看了三五个译注版本后，我便心生疑惑：《小窗幽记》原文格调超拔，为何这些译注本却如此刻板教条？注解翻译多是照本宣科，所谓点评亦是不痛不痒，倒把原文仅有的雅致蕴藉之情给消磨了。

初读开卷之“集醒第一”，我深为喟叹。

《小窗幽记》的作者陈继儒算是明末清初的一个“特立独行者”。他的文章书画当时称绝，却在二十九岁时一把火烧掉儒家衣冠，断绝入仕之心，隐居小昆山。此后，他虽常与官宦名流往来，却始终不涉政事，不入朋党，纵然遭时人冷眼，依旧我行我素。

当初，屈子遭逐，行吟泽畔，仰天长啸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，投身汨罗而死，何等悲愤。千百年后陈继儒也悲叹“天下竟为昏迷不醒之天下”，可他的隐世却不是为了孤高自保，

而是要为这浊世寻一剂清凉散，以唤醒天下之人！

正当我为陈继儒的“刀笔呐喊”而满怀激动时，一盆凉水当头泼下——《小窗幽记》之原作者竟是存疑的！学界考证，或为明末文人陆绍珩所著《醉古堂剑扫》。我再细细追究，原来连《醉古堂剑扫》也非陆绍珩原著，是他集录他人之言，更删去原文出处，大有拾人牙慧之嫌。

一时间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何前人的译注不敢擅做性情之评了——那原话出处尚且不知，又哪里能解得原作当时情境深意？既然不能解，便不可胡言，倒不如用平常那些处世做人的闲文敷衍几句，也不至于落下不是。

据目前资料考证，《小窗幽记》的文字出处甚多。远者如南朝刘宋时刘义庆所作《世说新语》，近者便是明代洪应明之《菜根谭》。其余如乾隆年间刊刻的吕洞宾的《群言会粹》，明代张大复的《梅花草堂笔谈》，明代吴从先的《小窗自纪》，明代屠隆的《娑罗馆清言》《续娑罗馆清言》等，以及古代诗词文赋之佳句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来自陈继儒所编纂的《岩栖幽事》《安得长者言》《读书十六观》等书。

陆绍珩将这些慧语佳句编纂成集，删去出处，以《醉古堂剑扫》之名出版。待到清乾隆时期，后人有心翻刻此书，却看不上陆绍珩这无名白衣，于是借了陈继儒的大名，这才有了今日我们所见到的《小窗幽记》。

如此一来，我待《小窗幽记》的心情就大为不同了。

我本心心念念，想让读者透过这些玲珑的语录看见一

个不畏俗尘的狷狂书生陈继儒，谁知，这一切都成了虚妄。原来古人的书籍编纂、刻印，竟也似今日之图书出版，有许多删改伪造、冒名顶替的“畅销书”。既然不能以性情去解读《小窗幽记》，难道我最后交付出去的，只能是前人的复印之作？

思量再三，我决定删减《小窗幽记》的文字。其实，目前市场上许多版本的《小窗幽记》皆有删减，只是不曾细细说明罢了。而我，不敢蒙混过关。

首先，我将摘自《世说新语》《菜根谭》之语统统删去。因为这两本书均为传世经典，不乏译注佳作，与其在这里抄录他人之言，装腔作势，不如删去。

其次，书中所录诗词文赋，有些是摘抄前人的词句，有些当是作者的随笔。对此，我便选择性地删减。窃以为，《小窗幽记》中的一些词赋之句，意境平平，称不上佳句。既然录入书中，必是编纂者自有心得。况且，既然不能断定原作者究竟是何人，便不能明白其心境，与其空泛而论，不如闭口不言。

至于最后存留的文字，我参考借鉴各译注版本，尽量标明原文出处，以求撕开“伪装”，见其“真情”。而译评一段，我也不再逐句翻译，只求疏通文意，以便让读者自己去体味这些古来箴言的妙处。

所以，于我而言，这本《小窗幽记》实在是“热闹”文字。

周如风

目  
录

小窗幽记

序	幽记亦热闹	一	卷七	韵	二〇五
卷一	醒	一	卷八	奇	二二五
卷二	情	六九	卷九	绮	二四三
卷三	峭	八九	卷十	豪	二五七
卷四	灵	一一三	卷十一	法	二八一
卷五	素	一五三	卷十二	倩	三〇三
卷六	景	一九三			
	跋 小窗里的微世界	三二五			

# 醒

## 卷一 醒

食中山之酒，一醉千日。今世之昏昏逐逐，无一日不醉，无一人不醉。趋名者醉于朝，趋利者醉于野，豪者醉于声色车马，而天下竟为昏迷不醒之天下矣！安得一服清凉散，人人解醒？

集醒第一。

食中山之酒<sup>①</sup>，一醉千日。今世之昏昏逐逐，无一日不醉，无一人不醉。趋名者醉于朝，趋利者醉于野，豪者醉于声色车马，而天下竟为昏迷不醒之天下矣！安得一服清凉散，人人解醒？集醒第一。

### 笺注

①中山之酒：典出《搜神记》。相传，中山人狄希善酿千日酒，饮后可令人醉眠千日。其时，刘玄石好酒，索饮一杯，归家后便醉死过去，家人哭而葬之。三年之后，狄希前往刘家拜访，开棺相看，刘玄石方才酒醒，竟不知今夕何夕。

### 译评

既然是议论处世之道，首先要认清所处世界究竟是何面貌。想那清醒之人饮了中山之酒，醉死千日，今时之人未饮中山之酒，却个个醉梦，终日不醒。他们或是渴慕朝堂之高官厚禄，或是追逐市坊之金钱名利，或是沉迷生活之声色犬马。由此可知，这天下已然是混沌世界。

所以，要应对这醉梦的世界，首先要清醒过来。这第一卷文字，恰是写书人试图寻找的一剂清凉散，希望世人读后，从此清醒。

花繁柳密处，拨得开，才是手段；风狂雨急时，立得定，方见脚根。

### 译评

这沉醉的世界，时而繁花似锦，时而狂风暴雨。渴求清醒的人，又该如何自处？想来，唯有在繁华中放得下、看得开，才算是高人；在困厄中不放弃、不移志，方能见本心。

不近人情，举世皆畏途；不察物情，一生俱梦境。

### 译评

那《红楼梦》里，贾宝玉不喜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的劝诫，最终出家做了和尚。一个人若不近人情，不解事理，只怕举步维艰，诸事难成。

结缨整冠<sup>①</sup>之态，勿以施之焦头烂额之时；绳趋尺步<sup>②</sup>之规，勿以用之救死扶伤之日。

### 笺注

①结缨整冠：典出《左传·哀公十五年》。孔子弟子仲由，字子路，秉性刚直。他随孔子周游列国，被卫国大夫孔悝任命为蒲邑大夫。卫出公年间，流亡在外的卫灵公太子蒯聩谋乱，胁迫孔悝弑君。卫出公逃往齐国，仲由闻讯驰归，质问蒯聩。蒯聩命人与之搏斗，将其帽缨击断。仲由因念“君子死而冠不免”，遂结缨整冠而从容赴死。

②绳趋尺步：典出苏洵《广士》：“古之取士，取于盗贼，取于夷狄……而绳趋尺步，华言华服者，往往反摈弃不用。何则？天下之能绳趋而尺步，华言而华服者众也，朝廷之政，郡国之事，非特如此而可治也。”《广士》是一篇议论不拘一格、广招天下贤才的文章，而绳趋尺步则用以形容循规蹈矩，墨守成规之人。

### 译评

这不是讽刺抨击之语。

古来儒者，都将结缨整冠、绳趋尺步视作立身之典范，须得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。只不过，这些规矩典范不可用在非常之时。譬如遇着焦头烂额之事，就不必顾及什么体面，

白白错过解决之法；赶上救死扶伤之事，更不能按部就班地去施救，耽误了他人性命。

由此反观，若不是危急时刻，那便要仪态从容、谨守规矩，方是处世之道。

彼无望德，此无示恩，穷交所以能长；望不胜奢，欲不胜餍，利交所以必忤。

### 译评

穷人交友，彼此没有什么利益恩惠可求，往往能够长久。一旦有了欲望所求，便容易贪得无厌，只要利益有损，当即反目成仇。难怪乎古人常说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”

好辩以招尤，不若讱默以怡性；广交以延誉，不若索居以自全；厚费以多营，不若省事以守俭；逞能以受妒，不若韬精以示拙。费千金而结纳贤豪，孰若倾半瓢之粟以济饥饿；构千楹而招徕宾客，孰若葺数椽之茅以庇孤寒。

### 译评

按清初褚人获《坚瓠补集·顾玉华座右铭》所载，此条前四句乃是顾玉华之语。后两句出自明·洪应明《菜根谭》，略做删减。

与其与人争辩而招致怨恨，不若沉默寡言颐养性情；与其广交友人套取虚名，不若离群索居周全自身；与其耗费钱财谋求营生，不若俭省持家修养德行；与其逞能好胜遭人嫉妒，不若韬光养晦大智若愚。花费千金去结交贤士豪杰，哪里比得上用半瓢米粮救济饥饿之人？建造豪宅招揽门客，又

怎能比修葺茅屋庇护孤寒之士？

这里所说的，无一不是大道理。顾璘之言，确确实实是教人如何于醉梦人世中自保的实话。而《菜根谭》之语，则多少包含着济世之心，细细品味，便有所得。

恩不论多寡，当厄的壶浆得死力之酬；怨不在浅深，伤心的杯羹召亡国之祸。

#### 译评

典出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。中山国君宴请都城中的士人，大夫司马子期因未分得肉羹而心生怨愤，投靠楚国，游说楚王攻打中山国。中山君兵败出逃，有二人紧随左右，不离不弃。原来，中山君曾经救过一位即将饿死的老人，老人为报一饭之恩，嘱咐两个儿子必须誓死护卫中山君。于是中山君仰天长叹：“与不期众少，其于当厄；怨不期深浅，其于伤心。吾以一杯羊羹亡国，以一壶飧得士二人。”

古人常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人世间的许多成败，并不在事件本身，而是在一个契机。中山君因一杯羹而亡国，又因一壶浆而得士，这大约也是一种因果吧？

情最难久，故多情人必至寡情；性自有常，故任性人终不失性。

#### 译评

感情最难长久，一个人若是太多情，消耗太多，日后便容易寡情；人性自有其根本，一个人若是能够任性，可见他到底还存其本性。所以，识人不能看一时，须看一世；不能观表相，须观其心。

才子安心草舍者，足登玉堂；佳人适意蓬门者，堪贮金屋。

### 译评

天下读书人众多，能够步入朝堂，为官为宰的，须是那些能安居于草庐之人；世间佳丽无数，值得入金屋藏娇的，必是那些不贪恋富贵的守贫之女。唯有天性淡泊，才不会在玉堂金屋里迷失本心。

喜传语者，不可与语；好议事者，不可图事。

### 译评

口舌是非，历来为人憎恶。所以，那些喜好八卦的人，绝不是聊天的对象；那些空口议事的人，也绝不是共事的朋友。以此自省，切莫做传语议事者。

甘人之语，多不论其是非；激人之语，多不顾其利害。

### 译评

甜言蜜语，人人爱听，却不知这些话多半是非不分；激愤咒骂，固然痛快，却忘了这些话往往不顾利害。可知，好听的未必是好话，逆耳的也未必就是忠言。

局量宽大，即住三家村<sup>①</sup>里，光景<sup>②</sup>不拘；智识卑微，纵居五都市<sup>③</sup>中，神情亦促。

### 笺注

①三家村：指偏僻的小乡村。宋·苏轼《用旧韵送鲁元翰知

洛州》诗云：“永谢十年旧，老死三家村。”

②光景：指人的形貌。

③五都市：五方都会，后泛指繁盛的都市。

### 译评

气度宽大之人，纵然居住偏僻之所，仍是自在悠闲之形貌；心智卑微之人，就算是身处繁华都市之中，也难改窘迫神情。与其描摹表相，不如修炼内心。

惜寸阴者，乃有凌铄<sup>①</sup>千古之志；怜微才者，乃有驰驱豪杰之心。

### 笺注

①凌铄：形容气势迅速猛烈。宋·欧阳修《夜闻春风有感奉寄同院子华紫微长文景仁》诗：“闻后春深雪始销，东风凌铄势方豪。”

### 译评

这句话，是说给成大事者听的。

欲成大事者，自有壮志，然而必先珍惜光阴，孜孜以学，方有实力；能成大事者，终可号令他人，然而若不懂得怜才之道，那有能之人岂会听从？

书画受俗子品题，三生浩劫；鼎彝<sup>①</sup>与市人赏鉴，千古异冤。

### 笺注

①鼎彝：古代祭器，通常刻有人物功勋之文，后泛指古董文玩。梁·萧统《文选·任昉篇》云：“前郡尹温太真、刘真长，

或功铭鼎彝，或德标素尚。”

### 译评

请好弄风雅者往这里看来。

书画文玩，确是雅事。然而，若是不懂书画之道，擅自品题，令书画沾染俗气，岂非劫难？至于古董文玩，市集鉴赏竟是为了贩卖，难道不冤？可惜，书画鼎彝不能自悲，只得由写书人替其一哭了。

脱颖之才<sup>①</sup>，处囊而后见；绝尘之足，历块<sup>②</sup>以方知。

### 笺注

①脱颖之才：典出《史记·平原君虞卿列传》。秦兵围赵，平原君引兵相救，门客毛遂自荐相从。平原君曰：“夫贤士之处世也，譬若锥之处囊中，其末立见。”毛遂因道：“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。”这里指贤士犹如利锥，只要置于囊中，便可露其锋芒。

②历块：典出汉·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：“纵驰骋骜，忽如景靡。过都越国，蹶如历块。追奔电，逐遗风，风流八极，万里壹息。何其辽哉！人马相得也。”历块，形容迅速。这里指良才犹如骏马，唯有让它奔驰过，才能知其能耐。

### 译评

香扇扇炉，明珠暗投，都是人间憾事。

可见，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的话，也有虚妄之处。贤才难得，也要有其立身之处，展才之机。若是黄土深埋，纵然是真金，也难见天日。

结想奢华，则所见转多冷淡；实心清素，则所涉都厌尘氛。

### 译评

放不下一颗爱慕奢华的心，便会对人情生出冷淡；满心里只有清静绝俗的念头，则会对世事倍感厌烦。所以，活着时，该放下便要放下，该看开便要看开，凡事皆不可太过。

多情者，不可与定妍媸；多谊者，不可与定取与。  
多气者，不可与定雌雄；多兴者，不可与定去住。

### 译评

出自明·吴从先《小窗自纪》，删去原文最后一句“多酣者，不可与定是非”。

情感丰富的人常少理智，故而不可与之讨论美丑；交际太多的人常谋利益，故而不可与之商讨彼此的付出回报。气性大的人往往固执，故而不可与之攀比高下；爱好过于广泛的人往往浮躁，故而不可与之商定去留。

世人破绽处，多从周旋处见；指摘处，多从爱护处见；艰难处，多从贪恋处见。

### 译评

人生在世，交际周旋时最容易暴露处世手段之不足；一旦有所偏爱，便会遭人指摘诟病；而贪心不足，终究要陷入两难境地。须得处处谨慎，时时小心。

待富贵人，不难有礼，而难有体；待贫贱人，不难有恩，而难有礼。

### 译评

出自陈继儒《安得长者言》。

待富贵之人，做到礼貌恭敬不难，却难在事事体面；待贫贱之人，施以恩惠不难，却难在真心尊重。许多自以为做得不错的事情，其实在个别细微处，早已露怯。

看中人<sup>①</sup>，在大处不走作<sup>②</sup>；看豪杰，在小处不渗漏。

### 笺注

①中人：即普通人。汉·贾谊《过秦论》云：“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。”

②走作：生事、起衅之意，后引申为出岔子、出纰漏。清·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第五十二回云：“他那中间人，我都熟识，丝毫不得走作的。”

### 译评

出自吕洞宾《群言会粹·修身篇》。《群言会粹》乃是乾隆年间刊印，其内容来源较为庞杂。此外，陈继儒《安得长者言》中亦录有此句。

看普通人是否靠得住，要看他做大事时是否会出纰漏；看有才能者是否名副其实，要看他在细节上是否有缺漏。正所谓“大丈夫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”？世事就是这般玄妙，可小处见大，亦可大处见小。